

# 十架神學的反思：五個唯獨的精神

(張麟志牧師)

經文：詩115.1

詩歌：我神乃是大能堡壘(*Ein feste Burg ist unser Gott*)

今年是宗教改革五百週年整。五百年前神興起波濤壯闊的宗改運動、主要的意義是將神主權恩典恢復在教會中。在過去將神主權恩典首度講得清楚的人，是五世紀初的聖奧古斯丁。難道宗改是復古嗎？不，他們稱之為教會改革，目的是要將教會帶回到新約的理想。在過去五百年的歷史軌跡裏，我們看明一件事：

宗改走到那裏，那裏就有復興。

那裏失去了或偏離了宗改，復興也從那裏消失了。教會是不是很久都不見復興的影子了？請問教會今日距離宗改精神、距離神主權的恩典有多遠了？

今天我們都享受現代化所帶來的好處：科學發展、科技文明、良性資本主義、民主政治等，這每一樣都是宗改帶來的成果。但是當教會和社會遠離宗改後，這些美果通通都會變味。民主變為民粹，科技變為軍火，資本主義造成貧富極其懸殊，科學也將神在造物中的主權架空。全世界的才智人士都在殫精竭智地解決每天發生各式各樣的問題，但我們必須認清一個答案：人類切需的就是神主權的恩典，這是耶穌和使徒們帶給人類的回答，是1500年前聖奧古斯丁等古教父肯定的答案，是五百年前改教家們擦亮的神燈，也是今日尋求教會復興的人所應當追求的目標。一百多年前美國神學家華德飛(B. B. Warfield, 1851~1921)說，宗改是奧古斯丁恩典教義所開的花朵。我們還渴望神的恩典再度開花嗎？

我們很快地用宗改的「五個唯獨」(唯獨恩典、唯獨基督、唯獨信心、唯獨聖經、唯獨神榮)，來回顧五百年前神在宗改時，所綻放美麗的花朵。

## 宗教改革的軌跡

### I. 唯獨恩典：1517/10/31 九十五條

天主教走到路德的時代，已經全面地聖禮化。路德面對這錯誤的教義所帶給神的兒女的痛苦，因緣際會，他首先打擊的就是懺悔禮。懺悔禮將「悔改」整個地扭曲了。用金錢買來的贖罪券絲毫不能解決人靈魂裏的罪惡與痛苦，它只會誤導與惡化。

路德在第37條大膽宣告說，「任何活著或死了的真基督徒，即令沒有贖罪券，也都分享基督和教會的一切恩惠，這些恩惠是上帝所賜的。」已經浸淫在奧古斯丁恩典論裏的路德，在懺悔禮上看清一件事，它不是一個聖禮，而是神賜給人的一項悔改的恩惠。

當路德肯定真懺悔乃是出於神的恩典時，他等於向當時最流行的神學新潮流(*Via Moderna*)宣戰。按照VM的說法，天助自助者：你要擺上你的最好，你要先盡力而為，然後神才會恩待你。神絕不會雪中送炭，祂只會錦上添花。VM也講神的恩典，不過他們所說的恩典並不是什麼聖經上所說白白的恩典，而是「人有了什麼，神才加上的」恩典。賣贖罪券其實也是VM思想的意味：你要神恩賜你什麼嗎？可以，但你要先盡力擺上你所拿得出來的，否則你休想神會為你做什麼恩惠的事。恩典在VM的說法：神不是雪中送炭，而是錦上添花。

中世紀晚期社會瀰漫著一股氣氛，就是要追求免除煉獄之痛苦。懺悔禮就成為社會大眾獲取罪得赦免的管道，而贖罪券這種罪惡的詐騙技倆，就應運而生。路德的九十五條等於昭告社會大眾：真正的罪得赦免，以及救恩的確據，乃是神的恩賜，絕非金錢可以買得，也非苦待自己的懺悔禮所能獲得，唯獨是神的恩典，是我們因信獲致的。當他張貼九十五條時，也同時把「唯獨恩典」的、十足奧古斯丁修會的原則，表達出來。

在路德會的傳統裏，最能發揮唯獨恩典道理的人，非

四百年後的潘霍華(Dietrich Bonhoeffer, 1906~1945/4/9)莫屬。我願把他一些辛辣的話錄於後，能幫助我們明白什麼叫做「唯獨恩典」，這些話都出自作者1937年出版的「追隨基督」(Nachfolge)裏：

當基督呼召一個人，祂呼召他來為祂死。...

廉價的恩典是教會的死敵。今天我們為昂貴的恩典而爭戰。...

廉價的恩典意味將恩典視為一種教條、一條原則、一個系統。它意味著將罪的赦免宣揚為一般的真理、將神的愛教導為基督徒對神的「觀念」。人們以為在智性上同意這個概念，就足以獲得罪的赦免。教會以為掌握了正確的恩典的教義，就真的在那恩典上有份了。在這樣的教會裏，世人為他們的罪找到了廉價的遮蓋，不需要憂傷痛悔，更不用說任何真正要從罪中得釋放的渴望。所以，廉價的恩典等於否認了神活潑的道，事實上，它也否認了神的道之成為肉身。

廉價的恩典意味著罪的稱義、而罪人並未稱義。恩典成就了一切，他們說，因此一切可以照舊。...那麼就讓基督徒像世上其他的人一樣地生活，讓他們在生活每一樣領域上、以世界的標準作模型去活吧，不必瘋狂地渴望在恩典下過一種與從前在罪中完全不同的生活。...

廉價的恩典傳講是毋需悔改的赦免，無視教會紀律的洗禮，沒有認罪的聖餐，毋需個人懺悔的寬宥。廉價的恩典是不要付上作門徒代價的恩典，是沒有十架的恩典，是沒有永活又道成肉身之基督耶穌的恩典。昂貴的恩典是那藏在地裡的寶藏；為要得著它，人歡歡喜喜地去變賣他一切所有的。它是貴重的珍珠，商人願意變賣他所有的財產以購買它。它是基督王權的治理，為基督的緣故，人願意挖去叫他跌倒的眼睛。它是基督的呼召，門徒聽見了就捨棄他的魚網

而跟隨祂。

...

這樣的恩典是昂貴的，因為它呼召我們去跟隨；它是恩典因為它呼召我們去跟隨耶穌基督。它是昂貴的，因為它值得一個人付出他的生命；而它又是恩典，因為它叫給予人惟一真正的生命。它是昂貴的，因為它定罪了罪；它是恩典，因為它使罪人稱義。在这一切之上，它是昂貴的，因為它叫神付出了祂兒子的生命：「你們是用重價買來的」，而叫神付出那樣重價的，對我們不可能是廉價的。在这一切之上，它是恩典，因為神沒有吝嗇祂兒子的生命，而是為我們將祂捨了。昂貴的恩典就是神的道成肉身。<sup>1</sup>

潘霍華的話回應了路德所說的第三條和第四條：

#3. 這句話不僅僅是指著內心的悔改而言，因為內心的悔改若不產生肉體外表各種的刻苦，便是虛空的。

#4. 所以罪惡的懲罰與自恨同長久，因為這才是真正內心的悔改，而且一直繼續到我們進入天國。

這是昂貴的悔改恩典。路德在半年後的海德堡辯論裏，也提到類似的話語：

#19. 那些看不可見的事物，猶如真實發生過、清楚可見的人，不配稱為神學家(羅1.20, 參林前1.21-25)；

#20. 然而那些透過苦難與十架，而明白屬神可見而彰顯之事的人，才可稱為神學家。

唯獨恩典是唯獨昂貴的恩典，而非廉價的、假冒的恩典！

II. 唯獨基督：1518/4/26 海德堡辯論

「十架神學」(*theologia crucis*, theology of cross)一語在

<sup>1</sup> Dietrich Bonhoeffer, *Nachfolge*. 1937. 中譯：追隨基督。(道聲，1965。) 32-34. (但本處另譯。)

海德堡辯論裏出現兩次(#21, #24)，日後在他的作品裏鮮有出現，可是研究路德的學者以為此語是路德神學十分重要的觀點。在1518/4/26的聚會上，路德寫出了28點，重點在批判當時流行經院哲學裏的「誇耀神學」(theology of glory)。他強調我們的意志不是自由的，而只會加添人在神面前的罪惡，愈做愈錯。

他在第26點裏清楚表達了奧古斯丁神學的立場：

律法說「做這事」，卻從未做成；恩典說「信這事」，諸事就都成就了。

這場辯論上，路德把天主教界沉悶的局面打開了。奧古斯丁恩典的教義壓抑了千年，終於在他身上一吐為快。他也為他的神學找到了最佳的說帖(第21點)：

誇耀神學稱惡為善、稱善為惡；十架神學則按實情辯明一事。

路德本人如何詮釋它呢？

不認識基督的人，也不明白神乃是隱藏在苦難之中，這點是顯而易見的。所以這種人喜好作工過於受苦、喜好榮耀過於十架、喜好能力過於軟弱、喜好智慧過於愚昧；總括來說，喜好美善過於罪惡。有種人使徒稱之為十架的仇敵(腓3.18)，因為他們恨惡十架及苦難，而喜好工作及其光榮。如此他們就稱十架的罪惡為善，而稱良善的舉止為惡。神只能在苦難和十架中找得到，如我們已經說過的。所以跟隨十架的朋友們會說，十架是良善的，工作是邪惡的，因為透過十架，工作失去寶座了，而尤其被工作建立起來的老亞當，也被釘死了。一個人不可能不會因他的善工不驕傲的，除非他先受到苦難和罪惡的摧殘、而洩氣了。這種光景要持續到他知道他是無用之人，他所作的工作不是他的、而是神的。

這一段話把經院哲學裏的半伯拉糾主義，一掃而空。十架

神學(*theologia crucis*)一語只在本文出現兩次(#21, #24)、詮釋亦兩次，但是學者將它當作研究路德神學之核心，良有以也。它與誇耀神學(*theologia gloriae*)對立，充份說明了路德把矛頭對準了教會法規(*canon law*)、諭令、哲學，要一併擊潰它們，以改革教會。華飛德(B. B. Warfield)評論宗教改革是奧古斯丁恩典教義、千年後的開花，良有以也。

當路德說十架時，他指的是釘十架的基督，只有祂是永遠不朽的，只有祂是良善的、聖潔的。唯獨十架，就是唯獨基督。

III. 唯獨信心：1519/Jan 寺塔經歷

根據路德晚年的回憶(*Rueckblick*)中所述的寺塔經歷(*Turmerlebnis*)：

在那年同時[1518底或1519初]，我又重新回頭講解詩篇。我有把握，比起我先前在大學裏講解聖保羅寫給羅馬人的書信、給加拉太人的書信，和給希伯來人的書信，我是更好的學者了。我真的因著明白了保羅的羅馬書，所帶來的一種特殊的香氣，而迷住了。但是在此之前擋在我路上的，不是心中的冷血，而是第一章[十七節]裏單單的一個字。「神的義...顯明出來。」因為我恨那個字「神的義」...我所受的教導而有的領會是...那是有關形式的(*formal*)或主動的(*active*)公義...神以此種公義為義，並且懲罰不義的罪人。...

我不愛公義的神，真的，我恨祂，祂懲罰罪人；而且怨我幾近褻瀆的說，我暗中嘀咕，我在和神嘔氣...良心劇烈地受苦，我就這樣地憤怒著。雖然如此，我在這個字眼上情詞迫切地揣摩保羅的意思，甚想知道聖保羅到底要講的是什麼。

最後我晝夜思想，因著神的憐憫，我注意到了這段話的上下文...我開始明白了神的義是義人靠著神的禮物—就是因信—生活的依據。這經文的意思是說：神的義在這福音上顯明出來了；也就是說，義是被動

的，慈悲的神以此義、因信稱義我們...至此，我感受到我是完全地重生了，而且穿過了大開的門而進入了天堂....

後來我讀奧古斯丁的精意與字句(*The Spirit and the Letter*)...發現他也類似地解釋神的義...<sup>2</sup>

神的義是被動的、算給的、恩賜的、外加的，而非主動的、積德的、懲罰的、本質的。

這個突破的經歷究竟發生在何時，學者有不同的辯論。但以為*亨塔*經歷發生在1518~19年間—即1517年贖罪券事件以後—最重要的依據，即路德在上引文裏所說的，是當他再講詩篇之時，即1518~1519的冬天。

#### IV. 唯獨聖經：1521/4/18 沃木斯審判

當路德在4/16到達沃木斯時，號手歡迎他，帝國引導隊伍，民眾湧上街頭要看看這位僧侶，城門有兩千人為他開路！他認為他來此可以與天主教方辯論的。

1521/4/17下午四點，他進入國會。冠蓋雲集：皇帝、顧問、羅馬教廷代表團、德意志七選侯、王公貴族...還有一堆他的作品。沒有辯論，只有問他，「你寫了這些書嗎？有些書你打算撤回嗎？」他的回答是，「書都是我寫的...。」至於第二個問題，他說，「我求你給我更多的時間。」

4/18較晚時，他被傳喚了。他解釋書分三類：講信仰與行為者，不可撤回；攻擊教皇制者，不可撤回；攻擊個人者也不可撤回，因為他所批判者都是護衛教皇制的。他以德語講了十分鐘，再以拉丁語重覆一遍。審問者很聰明，就是不和路德辯論，最後他說了，「你必須針對這個問題，給出一個簡潔的回覆，你撤還是不撤？」

---

<sup>2</sup> Dillenberger, *Martin Luther: Selections from his Writings*. 10-11. 回憶 (*Rueckblick*)是路德在1545年三月五日為他的作品全集所寫的序言。

路德最後說：

除非我折服於聖經的見證或清楚的理性(因為我不單獨相信教皇或大會，他們常會犯錯、且自相矛盾是眾所週知之事)，我只被我所引的聖經捆綁，我的良心只受神的話拘束。我不能、我也不願收回任何事物，因為違背良心而行是危險且不對的。我無法另做他事，這是我的立場，願神幫助我。阿們。<sup>3</sup>

這一席話改變了近代歷史，重寫了教會的軌跡。

這是路德人生走了38年，進入修院十六年後的大澈大悟：人惟獨站在神的話語之權柄上！宗教改革所高呼的惟獨聖經、惟獨信心、惟獨恩典三大原則，在此已成型了。

1523年Torgau加入宗改，它在宗改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在此僅介紹它的Castle Church，在王宮旁邊，這是第一座宗改後自行設計的教堂。講壇三邊有三幅畫：行淫被拿婦人、孩童耶穌在聖殿詢問拉比、耶穌潔淨聖殿。分別代表唯獨恩典、唯獨聖經、唯獨信心。

#### V. 唯獨神榮：1525/12月 論意志的捆綁

伊拉斯莫與路德之間的論戰，夾進來了。路德早在1517年初對伊氏就沒好感。兩人之間只是維持相敬而已，但彼此的思維相距甚遠。伊氏的宗教是倫理性的，他對經院哲學反感，對教義也甚不喜歡。而在這期間路德在教義上已有了翻天覆地的大改變，有了嶄新的認知與體會。不少伊氏粉絲紛紛轉去跟隨路德，伊氏不再坐視，必須出手

---

<sup>3</sup> 最後的這句話—“*Hier stehe ich, ich kann nicht anders.*”—沒有當時見證者的記述。本書作者引自Karl Kaulfuss-Diesch, ed., *Das Buch der Reformation, Geschrieben von Mitlebenden*. 2<sup>nd</sup> ed. (Leipzig, 1917.) 168-169. Diarmaid MacCulloch在他的*Reformation: Europe's House Divided* (2003)裏，將此句歸於Georg Römer (1492~1557, 路德選集的編者)；他用這句話來總結路德的答辯。

批判對方的新宗教。

伊氏的攻擊點在意志的自由，1524年九月出版論意志的自由(*De Libero Arbitrio, On the Freedom of the Will*)。他以為聖經於此並不明朗，所以要訴諸經驗與理性：人既然有選擇善惡的道德責任，就說明人必有能力為之。因此，人的意志是自由的。

路德大大感謝伊氏的小書冊，因為他挑了一個好問題，它是爭議的神經中樞，而且伊氏也一刀砍到了咽喉。但路德並不急著回應，「以我這麼有學問之人要去回應這麼一本沒學問的書，頗難。」直到1525年底，他才出版論意志的束縛(*De Servo Arbitrio, On the Bondage of the Will*)，以為答辯。

伊氏引用了200處經文，路德逐一反駁。「自由選擇是容許給人的，但只對於人之下[所能掌控的]，而非對於其上[所不能掌控的]。」譬如說，人無法達標神的義。真自由乃是神的屬性，並不歸屬於人者。他引用奧古斯丁的名言：

人的意志就像一頭在[神鬼]之間的野獸。假如神騎在其上，它就意欲與行出神所要立志與行出者。...假如撒但騎在其上，它就意欲與行出撒但所意欲者。其意志也沒有能力選擇它要那位騎士來騎，然而騎士會鬥爭，看他能否駕馭或管治該意志。

誠然，神在基督裏得勝了。伊氏自言他非神學家，也未從聖經得到最終極的答案，而只是求諸於經驗與教會的諭令而已。路德卻堅持說，救恩重要的道理，聖經都有完全而清楚的答案。伊氏的說法是撒但的工作。誰是救恩的創始者，人的自由意志呢，還是神的絕對主權呢，這問題太重要了。路德的回覆深深地傷了伊氏。伊氏回敬了兩次，路德不再搭理了，他以為伊氏之言論意味著他並非基督徒！

宗改也因此確立了唯獨神榮的原則。

1519年一月起慈運理(1484~1531/10/11)來到蘇黎士大教堂，擔任講員。從1506年起被按立成為神甫事奉神，積蓄了12年的歷練，一月起他不管教會原訂的次序，從太一章開始傳講新約信息，以講台當作改革平台，並開始批判主教Schiner的傭兵政策，甚至到市政曾下令禁止他的嗆聲。

當時有瘟疫流行，他也被打倒了，幾乎要死。在病中他全然依賴神，但知道他是選民，深深感受到神的天命的保守，並感謝祂。預定論對他而言，是聖經上的神學，也是真實生活的經驗。痊癒後，煥然一新的慈運理，於1520年放棄了教皇的俸祿。他仍然忠心傳講反對傭兵制，致使市政當局在1521年終於下令禁止她的百姓出國去做傭兵。

經歷神的天命的保守，慈運理在他宗改一開始學習到一個寶貴的功課，就是要將神當得的榮耀歸給神。

加爾文的突然的歸正，應在1534/5/4前後不久。W. Walker以為是在1532年春(出版他的第一本書)到1534年五月四日(辭去俸祿)之間，「其經驗中心乃是藉著聖經聽見了神的聲音，因而得知神的旨意必須順從。」自此以神居首位，而與天主教脫離。

就加氏本人所使用的詞彙而言，悔改、歸正和重生許多時候是可以互換的。他在註釋約翰福音1.13時所意味的「重生」，可說就是今日我們所用的重生一詞。加爾文自己奇妙之重生經歷，與許多聖經人物與神相遇的不尋常之經歷，有些相似。<sup>4</sup>他幾乎不在著作中提及私事的；因此，

---

<sup>4</sup>關於加氏經歷重生的年份，學者研究頗多。T. H. L. Parker認為是早在1529年晚期和1530年初之間。見Parker, *John Calvin*. (Lion, 1975.) 192-96. W. de Greef以為可能是在1533年。見W. de Greef, *The Writings of John Calvin: An Introductory Guide*. 1989. (ET: Baker/Apollos, 1993.) 23-24. Francois Wendel以為在1533年八月23日和1534年五月(4日)之間。見Wendel, *Calvin: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His Religious Thought*. 1950. ET: 1963. (Labyrinth, 1987.) 39-40. Ronald S. Wallace的說法和Wendel者

他在詩篇註釋序言所提及的重生經驗、屬靈自傳，就彌足珍貴了：

從我很早的童年起，我的父親就有意要我讀神學。但...前景突然使他的心意改變了。該事發生了，我就被叫開不再研讀哲學，而轉去學習法律。出於順服我父親的希望，雖然我盡我全力去讀，但是最後神卻藉著秘密天命的韁繩，改變了我的道路，往另一個方向去。首先發生的事乃是藉著一個不可預期的歸正，祂將一個心思多年頑強的我，馴服為可教之子...。所以我所領受的真敬虔之滋味，使我像火一樣焚燒起來，有這樣的一個願望要追求主，以至於我其餘的研讀追求與此比起來，要冷淡多了，雖然我還沒有全然放棄。一年尚未過去之前，任何想要學習純淨教義的人，會陸續不斷地來找我學習，而我不過是一個初學者、很幼嫩的新生而已。<sup>5</sup>

心思與靈火結合起來說明了一個敬拜神的人，是全人捲入的。這和日後巴斯卡在他的沉思錄中所表達的奧秘經歷是類似的：「神不是哲學家的神，乃是亞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sup>6</sup>

---

一樣。見Wallace, *Calvin, Geneva and the Reformation: A Study of Calvin as Social Worker, Churchman, Pastor and Theologian*. (Baker, 1988.) 9. Alister E. McGrath以為加爾文「說到了他的歸正，無意用歷史方式告訴我們」，而只是希望表達說他改變了，為神服事了；然而，也有蛛絲馬跡顯示這一個謎團的解開：他的「歸正」可能發生在1534年五月4日他放棄天主教會俸祿之前不久。見McGrath, *A Life of John Calvin*. (basil Blackwell, 1990.) 72-73.

<sup>5</sup> *Calvin's Commentaries: Psalms.1557*. ET: Arthur Golding, 1571. (Reprint by Baker, 1989.) 4: xl-xli. 形書是我加上去強調用的。

<sup>6</sup> Pascal, *Pensées*. ET: A. J. Krailsheimer with introduction. (Penguin, 1966.) 309.

這段加氏的見證提及了幾個有趣的詞彙：天命、心思與靈火，它們都出現在他為以西結書第一章寶座的啟示、所作的註釋裏。天命的教義承認神的超越性，卻不失其眷顧人的潛在性。這一點出現在加氏的註釋裏；當我們從他的靈命學的觀點來看他本人重生歸正的經驗時，就會有更深的瞭解了。

### 創世記屬靈密碼

然而這些唯獨的精神，不是改教家們的新發現，也不是新約所獨享，而是舊約啟示才開始時，其實在創世記裏列祖們的經歷裏，就已經發現這些屬靈的祕訣。

### 唯獨信心：亞伯拉罕的經歷

來11.8-10, 17-19用「因著信」這三個字來論定亞伯拉罕的一生：「亞伯拉罕因著信，蒙召的時候就遵命出去，往將來要得為業的地方去；出去的時候，還不知往哪裡去。」(11.18) 他因著信走出吾珥，邁向應許之地。不只如此，如果亞伯拉罕晚年的獻以撒，成為他一生靈命的巔峰的話，聖經很清楚地說，他的祕訣仍舊是一樣的：「<sup>11.17</sup>亞伯拉罕因著信...就把以撒獻上；... <sup>11.19</sup>他以為神還能叫人從死裡復活；他也彷彿從死中得回他的兒子來。」(來11.17-19)

神與亞伯拉罕締訂恩約的事是記載在創世記15章。那天，耶和華在「在異象中有話對亞伯蘭說：『亞伯蘭，你不要懼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地賞賜你。』」(15.1) 亞伯拉罕一聽，就立刻對神提起子嗣的問題，神也明快地對他說，

<sup>15.4b</sup>你本身所生的才成為你的後嗣。」<sup>15.5</sup>於是領他走到外邊，說：「你向天觀看，數算眾星，能數得過來嗎？」又對他說：「你的後裔將要如此。」<sup>15.6</sup>亞伯蘭信耶和華，耶和華就以此為(אֱמוּנָה)他的義。

15.6的這節經文是聖經上出現「因信稱義」的最早呈現，也是保羅在申論這項教義時的經文依據。羅4.3引用舊約經文

說，「亞伯拉罕信神，這就算為(ἐλογίσθη)他的義。」

那麼，究竟什麼是信心呢？羅馬書第四章在點評亞伯拉罕之生平特徵－信心－時，特別講到他的信心油然而生時，是在他看自己「無可指望」時(4.18)，這個時候

4.19 他將近百歲的時候，雖然想到自己的身體如同已死，撒拉的生育已經斷絕，他的信心還是不軟弱；4.20 並且仰望神的應許，總沒有因不信心裏起疑惑，反倒因信心裏得堅固，將榮耀歸給神，4.21 且滿心相信神所應許的必能做成。4.22 所以，這就算為他的義。

亞伯拉罕的信心都是產生在他人生危機之時。人會信靠神，跟他的危機經驗切切相關。危機不一定會產生信心，但是信心的產生必定與人的危機經驗有關。人往往是在人生危機中，將信心之眼全然拋在神的身上，於是神工作了，神蹟產生了。

羅4.17說，亞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復活、使無變為有的神。」我非常喜歡一首詩歌：

<sup>1</sup>神啊你名何等廣大 我今投身其中心頂安然  
 有你夠了無論日有多長 有你夠了無論夜有多暗  
<sup>2</sup>有你夠了無論事多紛煩 有你夠了無論境多寂寞  
 有你我已經能夠盡歡 有你我已經能夠唱歌  
<sup>3</sup>你是我神全有全足全豐 你能為我創造我所缺乏  
 有你自己在我回家途中 無論有何需要都必無差  
<sup>4</sup>我的神啊你在已過路上 曾用愛的神蹟多方眷顧  
 故我敢再投入你的胸膛 因信心安讚美你的道路

作者是英國來華宣教士和受恩(Margaret E. Barber, 1866~1930)。望斷自己以及一切的人事物，以及於耶穌，活出來的就是「唯獨信心」的見證。

唯獨基督：以撒的經歷

在四位列祖裏，最不顯眼的就是以撒。他有一位非常偉大的父親，信心之父亞伯拉罕，又有一位非常著名的兒

子雅各，在他身上亞伯拉罕之約可以說是開枝散葉，發展成為十二支派。那麼在以撒本人身上有什麼顯著的經歷呢？

以撒的一生事蹟和基督很像，他的出生是應許之子，頗富神蹟性，他是在父母的眷愛下成長的。他的第一個經歷就是青少年時被父親獻祭在摩利亞山上(創22章)，他像極了順服父神的基督。一位百歲以上的老父親要怎樣把青少年的兒子，獻在祭壇上呢？除非這個兒子有非常的順服，他信得過父親的話：「我兒，神必自己預備作燔祭的羊羔。」(22.8) 以撒相信父親的話而順服神的安排。就在亞伯拉罕伸手拿刀要殺他的獨生子獻祭時，天使緊急打斷他的獻祭，並指示一隻公羊，是用來代替他的兒子的。

這是以撒的危機經驗，他在其中看見了「神的羔羊，背負世人罪孽的」(約1.29)。危機經驗之所以有屬靈的價值，是因為人在其中領悟了唯獨基督的道理。保羅在加拉太書3.16說，

所應許的原是向亞伯拉罕和他子孫說的。神並不是說「眾子孫」，指著許多人，乃是說「你那一個子孫」，指著一個人，就是基督。

在神的眼中，只有基督，一切蒙恩之人都是在基督裏。基督是唯一接受恩約的子孫。雖然亞伯拉罕屬靈的後裔要多如天上的星、海邊的沙那樣多，但是聖經用的「子孫」是單數，乃指基督！

以撒在他的人生開始時，學到了一個重要的祕訣，那就是一件事發生了若要有什麼意義，它一定是發生在基督身上者，一切人事物都要過去，惟有基督永遠常存。因著唯獨基督的生活原則，以撒的一生常經歷到「叫死復活、使無變有」的歲月。

唯獨恩典：雅各的經歷

雅各(יעקב)其名與「抓住」(חִזְקָה, 創25.26)有關，在



27.36那裏，以掃又將雅各之名解釋為「欺騙」(טָקַב)之意。總而言之，雅各是最平凡之人，他的「抓住、欺騙」的天性使他妄想可以抓到騙到神家長子的名份和祝福。他錯了，這些福份是神的恩賜，而非用抓用騙得來的。換言之，一切真實屬靈的祝福都是出自神的恩典。

雅各的人生轉捩點就在過雅博河渡口，他給它取名叫毘努伊勒，因為他與神面對面，性命仍得保存(創32.30)。他也改名了，叫以色列(יִשְׂרָאֵל)，因為他與神較力(שָׁרַיָה)，或說神與他較力。我們讀到創33章時，會發現雅各一夜之間改變了，外觀來說，他癩了，象徵著他天然的「抓騙」能力突然之間被天使擊碎了；事實上也是如此。他勇敢地「在他們[妻眷]前頭過去，一連七次俯伏在地才就近他哥哥」(33.3)，與他見面親嘴問安，並對以掃說，「我見了你的面，如同見了神的面。」(33.10)

因為前一晚他見過了神的面了，他在神的面光之中看見了自己過去一切的虧欠、欺騙、搶奪、詭詐。他在神的面光之中看見了被他虧負之人的面，因此他切切地向神求赦免，然後他才有能力來到以掃面前求赦免。

這種改變不僅發生在父親雅各的身上，也發生在兒子們的身上，使雅各家真的成了神的家。雅各身上最大的特徵就是恩典。唯獨恩典是他一生的驕傲。

### 唯獨聖經：約瑟的經歷

列祖一生的事蹟若做一比較，約瑟的可能最具傳奇性。可是他的一生在他十七歲時所做的兩個夢裏定調了：禾捆向他下拜，和日月及十一星辰向他下拜(創37.5-11)。

接著有十三年的試煉歲月，性命朝不保夕，約瑟還記得那兩個異象嗎？看來亞伯拉罕之約的長子的祝福，是落在他的身上，換言之，他是恩約的傳承者，而今落在這樣卑下危殆的光景中，他信得過恩約的信實與福祉嗎？

從創39章四次提及耶和華與約瑟同在之事實，我們有

充份的理由相信，約瑟在苦難中不是沒有盼望的，他一直堅信異象必要實現，神的預言不會落空。雖做奴隸，雖繫囹圄，他仍舊有一顆高貴的心靈。他被帶到埃及後，心中沒有丁點對兄長們的憤恨，因為充滿在他心中的是他要被主高舉的預言。有一位非基督徒曾對我們說，他很佩服許多基督徒，因為他們勝不驕、敗不餒。

在約瑟平步青雲、做了宰相，結婚生子。他給兩子取了什麼名字呢？瑪拿西：使之忘了；以法蓮：使之昌盛。22年以後，弟兄相認，約瑟也終於明白神的計劃時，他怎樣論到神呢？他說，「神的意思原是好的」(50.20)－這句話不只是22年(或39年)後的結論，也是一個深信神的話語之人在苦難中的信念。

對約瑟而言，唯獨神的話語算數，有權柄做最終的定奪；不是環境、不是己意、不是人言，唯獨聖經。

### 唯獨神榮：

以上四樣唯獨最自然的結論就是唯獨神榮。這正是詩篇115.1所說的，

耶和華啊，榮耀不要歸與我們，不要歸與我們；  
要因你的慈愛和誠實，  
歸在你的名下！

大音樂家巴哈在他的手稿底部通常會簽上*Soli Deo Gloria* (拉丁文)。對他來說，所有音樂最終的目的不外乎是榮耀唯獨歸給神，並且叫靈魂得更新。

路德死時，人們在他的口袋裏看到一張小便箋寫著：「這是真實的，我們都是乞丐。」如果我們能夠像路德一樣更深地看透自己，「使你與人不同的是誰呢？你有甚麼不是領受的呢；若是領受的，為何自誇，彷彿不是領受的呢？」(林前4.7) 我們不竊奪神的榮耀，祂豈不更樂意澆灌祂的賜福，復興祂的教會？



## 今日面臨的挑戰

我才信主不久，問饒哥(饒孝楫牧師)一個問題，「為什麼有那麼多的異端或偏差？」他回答我說，「因為人的耳朵發癢。」(參提後4.3)原來保羅老早就指出消除異端最佳之道不是叫人不講話，而是叫信徒不要聽。沒有銷路，就沒有人製造。

### 新正統派

Karl Barth主張聖經不是神的話，雖然它包含神的話，或說神可以藉著聖經對我們說話。－這種似是而非的話，在21世紀福音派的教會裏，已擠進來了。這是新正統派的聲音。

在宗改時，改教家們所爭執的是究竟誰說了算。唯獨聖經的意義是惟獨聖經是權威，也就是說在人世間的凡百事上，定奪一切的終極真理是聖經的啟示。曾幾何時，這個在改時期好不容固守的真理，已在近代的教會生活中腐蝕了。我們究竟要不要堅守唯獨聖經的真理呢？還是隨波逐流，在真理上妥協呢？

聖經是全然無謬誤的神的話之為信仰，就如同三位一體和耶穌是童女生子的真理之為信仰一樣。這是我們信仰的基石，而非由我們去證明的道理。在信仰上有一句很重要：「我們如此傳，你們也如此信了。」(林前15.11b)

Karl Barth在1934年對Emil Brunner說“Nein!”，他認為自然和恩典之間根本沒有接觸點，當然也否定了自然啟示。

有的人在信仰和道德能接受聖經無誤的教義，但是他們退一步說，在這些屬靈的領域外，譬如說在科學的範疇裏，他們說，唯獨聖經是說不通的。這種說法無異於將創造主從自然界驅逐出去。其實這種說不是新聞，早在聖多馬時代的兩層樓說：上層是論及恩典，聖經說了算；而下層是論及自然(造物)的事，理性說了算。這種說法無形之間把創造物主從祂所造的天地請出去，把空間讓給具有理性

的人！

1984年在中國雲南省澄江縣帽天山、撫仙湖畔，發現的大量化石，(即澄江動物群)，為舉世矚目之證據。寒武紀(Cambrian)乃五億四千萬年前開始的一段地質年代。其初期，根據中國科學家的計算，大概有一兩百萬年之間，所有的動物，大的門類的代表(至少有30個門，也有的專家認為有50個門的動物)，都突然出現了。

首先發現這事件的是侯先光教授，當時他是南京地質古生物研究所的一位年輕的研究員。1984年，他在澄江縣的一個山頭上，拿著一塊黃顏色的石頭一敲，就敲出了納羅蟲(Nanoria)化石。根據人民日報的報導，他當時就「突然失聲驚叫起來」，當晚「激動和興奮使他不能入眠。」，因為過去幾十年受的教育使他認為，不可能在這麼古老的石層裡面找到複雜的動物。

這些古生物的不按牌理出現的實情，叫進化論學者無法解釋。怎麼可能在短短的一兩萬年，30-35門的動物都出現了？顯然不是進化的，那麼怎麼來的呢？諸位，在創一章裏「各從其類」一語一共出現幾次？五次。1995年這個研究成果介紹給全世界，時代雜誌用生物的大爆炸(Biological Big Bang)來報導它，並當作封面故事。

Cosmic Background Explorer (COBE, 宇宙背景探索)的領導天文學家George Smoot在1992/4/24於華府做總結報告時說：「如果你有宗教感的話，那就好像看到神一樣！」(“If you’re religious, it’s like looking at God.” *Time* 1992/5/4: 62)連最不敬虔的學者Stephen W. Hawking、劍橋大學頂有名教授、時間簡史(A Brief History of Time: From the Big Bang to Black Holes, 1988)的作者也說：「如果[COBE]不是整個歷史的、這也是本世紀的大發現。」其實早在1964年Dr. Penzias和Dr. Wilson就連手發現了宇宙背景微波，並於1978年獲得諾貝爾物理獎的，因為他們找到了宇宙是大爆炸產生的證據。可是從1964年到1992年間，仍是有人不願接受這

件事實，直到COBE再度證實它。

以上攷古生物研究和天文學研究產生的結果，都給創世記第一章的記述，做了美好的見證。聖經不是科學書籍，但是它之為神的啟示連科學家也不能不信服。如果你問Karl Barth聖經上有沒有自然啟示，他會大聲宣告說，“*Nein!*”(「門都沒有。」)科學都為自然啟示做見證了，巴特還敢不敢像路德一樣指著聖經說，「這是我的立場！」

我們今日還有路德在沃木斯國會上的勇氣，說「唯獨聖經」是我們的立場嗎？

### 救贖不足

大約十幾年前，教會一位弟兄介紹我認一對夫婦。我算是開了眼界，因為他們向我見證他們如何藉著禱告，在異象中看見他們今日的難處是因為祖先下過咒詛。所以他們需要「傳道人」特別為他們禱告，以除去那些咒詛。沒多久，我打電話給他們原屬教會的傳道人，詢問那兩人怎麼會有這種不合聖經的怪異信仰。當時那位牧師跟我說，他們的信仰叫做「基督救贖不足論」，十分地傳神。

在今日的靈恩運動裏，有不少作法都是抱持類似的看法。因為基督的救贖有所不足，所以需要在祂以外另闢屬靈的資源，來解決人們的需要。

困擾不少教會的趕鬼作法，也是源自於基督救贖之不足。那些提倡釋放職事的人聲稱，一個人信了耶穌還不夠，還要做什麼呢？趕鬼。其實這也是基督救贖不足論的另一種表現。

### 保羅新觀

這個詞彙您可能很少聽過，但是它已經在華人教會裏升堂入室了。如果你翻閱2010年香港聖經公會出版的和合本修訂本羅3.22, 26和加3.22之經文註釋的話，你會看到一些新奇的思想滲入了聖經。什麼新奇的思想呢？在那些註釋裏，譯者刻意地告訴讀者「信耶穌基督」也可以翻譯成

「耶穌基督的信心」。換句話說，我們的稱義不是藉著當事人的信心，而是藉著耶穌基督的信心，或換另一種說法是藉著耶穌基督的信實。這樣的翻譯是在玩文字遊戲。

聖經公會膽敢把這樣的譯文植入教會使用的聖經內，他們是在觀風向。假如隔了幾年這種放在註腳內的譯法受大眾歡迎的，他們下一步的作法把它植入本文，而將今日用的本文值入註釋裏。假如又隔了若干年，教會界都欣然接受這種新譯文，我告訴你，今日的本文就會從和合本的經文裏澈底消失。到了那個時候，因信稱義的教義也從教會界蒸發了。在路德重新發掘因信稱義的教義之前，這個最重要的教義也曾經在教會界被灰塵掩蓋了將近一千年之久！

這種新奇的看法稱之為「保羅新觀」(New Perspectives on Paul = NPP)，在他們的詮釋聖經下，唯獨信心的原則將盪然無存。除了這些學者運用一些他們所研究的拉比主義之外，他們也對“through faith in Jesus Christ”這樣的詞語玩文字遊戲。“Jesus Christ”在原文是以所有格出現的，格位的文法在希臘文裏是千變萬化的，有多種詮釋的可能。而「信心」一字還有另一個意思，就是「信實」。在這裏，它至少有三種可能：

藉著耶穌基督的信心

藉著耶穌基督的信實

藉著[我們]相信耶穌基督

前兩種是NPP發明的新譯法，如此一來，稱義不是藉著人的信心，而是藉著基督的信心或信實。「唯獨信心」的原則就被搓掉了。何必像奧古斯丁或路德那樣辛苦呢？何必有歸正時的危機經歷呢？耶穌不但一人搞定救贖，而且搞定救恩。

釋經學的最基本原則—以經解經—已經被NPP的學者們取代掉了，而易之以拉比研究。他們用所認為的A.D.時代的拉比主義，重新詮釋了新約的意義。

我很好奇地翻到保羅在新約裏頭一次講到因信稱義的經文，徒13.39：「你們靠摩西的律法，在一切不得稱義的事上信靠這人，就都得稱義了。」在這樣的經文，我就不知他們如何做文章。事實上，你若平常心去讀羅馬書3.21-5.11，「信心」或其動詞頻頻出現，難道我們都要將它們硬解為耶穌的信心/信實嗎？罔顧上下文和經文類比，而用另一個外來的學問強解聖經，是所有異端的手法。諸位，在這種的詮釋下，NPP學者們會告訴你，保羅的關切不是個人的救恩，而是族群的和諧。「神的義」在NPP裏也做了全新的定義，和聖經律法主義有關，不是個人罪得赦免之事。

NPP的稱義乃是與神立約子民不斷地順服律法，而在救恩的保護之下—這還叫做「稱義」嗎？這不正是當年天主教一再堅持的信仰嗎？鬧了五百年，NPP要把更正教會重新帶回到天主教的信仰裏。

NPP從1960年代的瑞典路德會窩裏反鬧起，到今日的超級明星英國學者、講員、主教，N. T. Wright，它已經在福音派的教會安打上壘，不斷跑壘，頻頻得分。賴特和其他的NPP學者不同：(1)他是主教，成功地把這教義帶入教會內，不再只是神學學術討論之議題；(2)他是講員，又頻頻出書，把這信念強力地播散出去，他的作品著作等身，充斥市場；(3)更致命的是大家把他列為福音派，因為他也講聖經無誤、聖經神蹟、耶穌肉身復活—於是對他的戒心就失去了；(4)他的表達極其凶狠，並非提供另一選項，而是告訴讀者聽眾，這是惟一真理，奧古斯丁錯了、路德錯了、整個更正教錯了、福音派通通錯了，聽我的、跟我走，形同一種教義洗腦—這是最致命的。

### 我們都只是乞丐

NPP其實正在福音派教會界上演一齣驚心動魄的木馬屠城記，你驚覺到了嗎？今日教會界又再度面臨「唯獨信心」之生死決戰。

路德臨終期間，人們在他的口袋裏看到一張小便箋，

上面寫著：「沒有人能想像他澈底嚐到了聖經的甘甜，除非他和先知們一同治理教會一百年。」最後他加了一句話：「這是真實的，我們都是乞丐。」林前4.7說的好：「你有甚麼不是領受的呢？」因此「一切有血氣的，在神面前一個也不能自誇。...誇口的，當指著主誇口。」(林前1.29, 31) 惟有這樣自視為屬靈乞丐的人，才會終身堅守五個唯獨。

Hallstatt小鎮座落在奧地利深山裏的Hallstätter湖邊，這一幅湖邊教堂的風景，是奧地利風景聞名世界的名片。但是這張風景片的靈魂就是那座路德會福音派的教堂。在宗改歲月時，一位講員來到這個窮苦的鹽礦區，沒有想到許多礦工都信了主，信到一個地步，連神父們也歸信了，天主教的主教也待不下了，只好離開。Trent反宗改運動在這一帶也失敗了。當然這種情形觸怒了天主教，在1601年時，橋樑被摧毀、鹽盤不能再煉、航運也被封殺，大主教甚至發兵將教會領袖們處死，把他們的房屋用火焚燒。

但是福音派的信仰繼續堅挺下去一百多年！在1734年，軍隊來了，在夜色中將300位抗議宗的領袖，連同他們的妻眷擄走，將他們遷到遙遠的異鄉Transylvania。

新皇帝Joseph II (1765~1790)上任後，頒發了宗教容忍諭令(*Edict of Toleration*)，歷經兩百多年的逼迫，在這湖邊小鎮Hallstatt還有五百位抗議宗信徒，1785年他們就在今日教堂的位置蓋起卑微的「禱告房屋」，以及一所學校。

又過了78年，在奧匈帝國皇帝Franz Joseph I (1848~1916在位)給抗議宗的保證下，他們終於可以和天主教享受相等待遇了。很快的，在1863年他們就蓋起我們今日看見的這座簡約歌德式的教堂，到今日，這教會仍是當地活潑的教會。這座教堂就像一把福音的刀尖，四百年來都插在天主教的心臟地帶！神是信實的：

當教會回到宗教改革，復興就會回到教會。

2017/10/1. NVACCC (PCA)

2017/10/29. 台中福音堂(李春旺牧師)  
2017/11/19 上海青草地教會(汪旭紅、朱路)  
2017/11/26 CBCM  
2017/12/3 ACCCN  
2017/12/10 Stony Brook Church, NY

### 禱告

我神乃是大能堡壘(*Ein feste Burg ist unser Gott.*)

(*A Mighty Fortress Is Our God*)

<sup>1</sup>我神乃是大能堡壘 永不失敗永堅固  
致命危難密佈四圍 祂是我們的幫助  
我們素來仇敵 仍然害我不息  
詭計能力都大 又配狠心毒辣  
世界無人可對手

<sup>2</sup>我們若信自己力量 我們鬥爭必失敗  
我們這邊有一適當 合神心意的人在  
如問此人名字 基督耶穌就是  
就是萬軍之王 萬世萬代一樣  
只有祂能得全勝

<sup>3</sup>世界雖然充滿鬼魅 想以驚嚇來敗壞  
我也不怕因神定規 真理藉我來奏凱  
黑暗君王掙掙 我們並不戰兢  
我忍受祂怒氣 因祂結局已急  
一言就使祂傾倒

<sup>4</sup>主言超越世界全權 神旨成功不延遲  
藉主與我同在一邊 我有聖靈和恩賜  
財物以及親友 任其損失無有  
就是殺害身體 真理仍然屹立  
神的國度永遠存

## Bach, Soli Deo Gloria

### Midnight Adventure

The night is dark and cold, and a fierce wind rattles the windowpanes. A small ten-year-old boy tiptoes quietly down the stairs. He cups his hand and shields the light from the candle he's holding, trying not to awaken the others in the house. Slowly, ever so slowly, he pushes on the door to the study. He knows it will squeak unless opened very slowly, and if anyone hears him, his mission will be over.

Johann Sebastian Bach has a burning desire to play new music. Since his parents died, Johann lives with his brother, a church organist. His brother keeps his music locked away, since he thinks it is too valuable to be used by children. Johann has already mastered the beginner pieces and now wants something more difficult to practice.

Johann sets down his candle and squeezes his arm through the lattice of the locked music cabinet. Very carefully, he rolls a manuscript and eases it out of the cabinet. He spreads the precious pages out on the table. The rest of his night will be spent carefully copying the notes of the piece he will begin to learn the following day. Once he has copied the final line, he carefully places the music back in the locked cabinet. Johann returns to his own bed, filled with anticipation of playing the new music. For young Johann, music is more than something to listen to or practice. It can cheer him up when he is sad. Music is the way Johann Bach expresses his thoughts and feelings.

### God Makes the Music

Johann Bach's love of music and dedication to practice began to pay off. At just seventeen years old, he got his first job as a church organist. His Lutheran family was pleased to see him carry on the family tradition in music. Word of his musical abilities

spread quickly. One day, he went to compete in an organ contest, only to learn there was no contest.

"I guess you've won the organ contest Johann!" the judges said.

"But I haven't even played a single note! How did I win?" he asked.

"The Frenchman heard of your amazing talent and didn't want to risk getting beaten. Louis Marchand knows he can't beat you!"

When Johann played music, he felt his soul praising God. In fact, he once said, "I play the notes as they are written but it is God who makes the music." After a few years, Johann got another job as church organist and choir director at a small German church. He directed the choir and wrote the worship music used in the church service. But even though he used his musical talents to glorify God, a problem soon arose.

### **Misunderstood**

"Johann, people are complaining about the music you've been composing."

Bach was stunned. He knew that some of the recent pieces were his best work. What could the problem be?

The man continued, "The music is too showy. Some of our members even think it is sinful. Music should be simple so that it draws attention to God, not to the music or the performers."

Bach couldn't believe it! His music was "sinful"? How could people call his music sinful when he only tried to glorify God? Bach took a deep breath before defending his music.

"The main purpose of my music is to glorify God. Some people do this with music that is simple. I haven't chosen to use a simple style, but my music comes from my heart as a humble offering to God. This honors God no matter what musical style I use."

Unfortunately, Bach and the church could not agree on this matter, so he started looking for another job. In fact, Bach changed jobs many times during his life, searching for the freedom to write the music he heard in his soul. He found a temporary refuge in the town of Weimar. This was the first time Bach did not work for a church, but his boss, the Duke of Weimar, was a religious man. The Duke encouraged Bach to continue writing sacred music, and for a while, Bach had the freedom for which he had searched.

### **"Jesus Help Me"**

Even though the Duke gave Johann the freedom to write what he wanted, Johann never forgot that it was God who made the music through him. Whenever he began a new piece, he bowed his head and prayed. "Jesus, help me show your glory through the music I write. May it bring you joy even as it brings joy to your people." Without Jesus' help, Johann knew he'd never be able to complete the task. Before writing even one note, Johann carefully formed the letters J J at the top of the page. With that, the music began to pour from his soul and onto the page. When he was finally satisfied, he wrote the letters SDG at the bottom of the page - Soli Deo Gloria - For the Glory of God Alone. He hoped that when the music was played, it would point toward God.

### **To the Glory of God Alone**

People today know that Bach was one of the most brilliant composers ever. Although the peace he found at Weimar did not last, it gave him temporary relief from the problems he experienced earlier. Instead of having to please the whole church with the music he wrote, he only had to please the Duke. But while the people of his day recognized Bach as a great organist, they never accepted him as a great composer. When he died in 1750, his music was considered old fashioned, and had been forgotten by

most people. It was not until almost 80 years later that his music was rediscovered. In 1829, the composer Felix Mendelssohn found a copy of Bach's St. Matthew Passion (the story of Jesus' crucifixion and death) and decided to perform it.

The people who heard this performance of Bach's music loved it! They wondered why his music had been forgotten. Now that people knew about Bach's music, they began performing it at concerts and in churches around the world. Bach became more famous a hundred years after his death than he had ever been while he was alive. But he never desired to become famous. His desire was to glorify God. Today his music is played and studied around the world. It is used in nearly every Christian denomination. It's safe to say that many people now agree that Bach's music truly is Soli Deo Gloria - "to the glory of God alone!"

Make It Real!

Questions to make you dig a little deeper and think a little harder.

How can you follow Bach's example and do all for the glory of God? Read 1 Corinthians 10:31 and find some of the ways you can do this.

Johann expressed his thoughts and feelings through music. What are some ways you use to express yourself?

Bach's music was never really appreciated by the people of his time. Do you think he was discouraged by this?

God gave Bach a special talent for music. He developed that talent by practicing diligently. What talent has God given you, and how are you developing your talent?

Suggested reading:

*Sebastian* by Jeanette Winter (Browndeer Press, Harcourt Brace & Company)

## Hallstatt

### From the house of prayer to Church

Located directly in the centre of Hallstatt is the Evangelical Church, which was built as a house of prayer on the **30th October 1785**. Following the order of the [奧匈帝國] Emperor Franz Joseph I (1830~1916), all Evangelists were guaranteed full rights of citizenship and equality in their ecclesiastical and political life. This was the beginning of building of the new church. In **October 1863**, after only five years of construction, the new church was completed.

In the 16th century the Reformation teachings of Martin Luther fell in the Salzkammergut - especially among miners - quickly on fertile ground. Also the counter-reformation faced fierce resistance from the people in the area: 1601 all bridges were destroyed, the salt boiling pans emptied, transportation of wood and boats were blocked. Evangelical preachers appealed in Catholic churches for contributors to serve in the resistance against authority on matters of religion. However the troops of the Archbishop of Salzburg suppressed this rebellion: the leaders were sentenced to death and their houses set on fire. Like most places in the Salzkammergut Hallstatt also lost his privileges for a few years. 1734 once again soldiers marched in: 300 Protestants - not counting women and children - from Hallstatt, Ischl and Goisern and were transported, under cover of darkness with salt barges and had to immigrate to Transylvania.

### Neo-Gothic Church of Christ

Only the "Edict of Toleration" of Emperor Joseph II (1765~1790) allowed the Protestants restricted practicing of their religion in 1781. At that time, 500 Hallstätter confessed to be of Evangelical faith. Three years later, they had already built a house of prayer and set up a private school. The Neo-Gothic Evangelical Church of Christ was founded in 1863, after through the "Protestant Patent" of Emperor Franz Joseph I (在位 1848~1916), the Evangelical faith was awarded complete equality to the Catholic.

Today the Evangelical Church, just steps from the Hallstatt market place, also regularly holds cultural concert events. Especially in the summer months, many musicians from around the world play in the Hallstatt church. [At the portal to the church itself is a board with additional information on church's history in both German and English, and is also part of the audio guided tour of Hallstatt.](#)